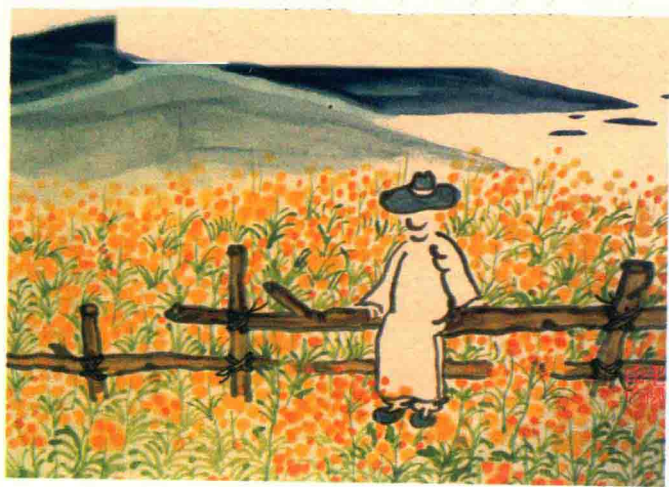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文 / 俞平伯 图 / 老树

中国青年出版社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文 / 俞平伯 图 / 老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俞平伯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153-4695-3

I. ①桨... II. ①俞...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74763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岳虹

装帧设计 豹 晔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02

印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660×97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29.8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印信

目 录

打橘子	008
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	008
城站	014
花匠	019
雪晚归船	02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025
陶然亭的雪	033
湖楼小撷	039
清河坊	051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056
阳台山大觉寺	063
山阴五日记游	067
芝田留梦记	071

月下老人祠下	077
东游杂志	082
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	096
朱佩弦兄遗念	107
眠月	111
忆振铎兄	116
坚瓠别墅的碧桃与枫叶	119
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	122
中年	126
身后名	129
我想	134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	136

春 来 147

漫 谈 红 学 151

红 楼 梦 的 风 格 157

后 三 十 回 的 红 楼 梦 168

作 者 的 态 度 187

论 秦 可 卿 之 死 196



可惜自来嬉戏总不曾留下些些的痕迹，
尽管在我心头每有难言的惘惘，
尽管在他们几个人的心上许有若干程度相似的怀感。

打橘子

陶庵说：“越中清饍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其中有一种是塘栖蜜橘。(见《梦忆》卷四)这种橘子我小时候常常吃，我的祖母她是塘栖人。橘以蜜名却不似蜜，也不因为甜如蜜一般我才喜欢它。或者在明朝，橘子确是甜得可以的，或者今日在塘栖吃“树头鲜”，也甜得不含糊的，但是我都不曾尝着过。我所记得，只是那个样子的：

橘子小到和孩子的拳头仿佛，恰好握在小手里，皮极薄，色明黄，形微扁，有的偶带小蒂和一两瓣的绿叶，瓤嫩筋细，水分极多，到嘴有一种柔和清新的味儿。所不满意的还是“不甜”，这或者由于我太喜欢吃甜的缘故罢。

小时候吃的蜜橘都是成篓成筐的装着，瞪眼伸嘴地白吃，比较这儿所说杭州的往事已不免有点异样，若再以今日追溯从前，真好比换过一世界了。

城头巷三号的主人朱老太爷，大概也是个喜欢吃橘子的，那边便种了七八棵十来棵的橘子树。其种类却非塘栖，乃所谓黄岩也。本来杭州市上所常见的正是“黄岩蜜橘”。但据K君说，城头巷三号的橘子一种是黄岩而其他则否，是一是二我不能省忆而辨之，还该质之朱老太爷乎？

从橘树分栽两处看来，K君的话不是全无根据的。其一在

对着我们饭厅的方天井里。长方形的天井铺以石板,靠东墙橘树一行,东北两面露台绕之。树梢约齐台上的阑干^①,我们于此伸开臂膊正碰着它。这天井里,也曾经打棍子,踢小皮球,竹竿拔河,追黄猫……可惜自来嬉戏总不曾留下些些的痕迹,尽管在我心头每有难言的惘惘,尽管在他们几个人的心上许有若干程度相似的怀感。后之来者只看见方方正正的石板天井而已,更何尝有什么温软的梦痕也哉!

另一处在花园亭子的尽北畸角上,太湖山石边,似不如方天井的那么多,那边有一排,这儿只几株橘子而已。地方又较偏僻,不如那边的位居冲要易动垂涎,所以著名之程度略减。可是亭子边也不是稀见我们的足迹的,曾在其间攻关,保唐僧,打水炮,还要扔白菜皮。据说晾着预备腌的菜,有一年特别好吃,尽是白菜心,所以然者何?乃其边皮都被我们当了兵器耳。

这两处的橘子诚未必都是黄岩,在今日姑以黄岩论,我只记得黄岩而已。说得老实点,何谓黄岩也有点记它不真了,只是小橘子而已。小橘子啊,小橘子啊,再是一个小橘子啊。

黄岩橘的皮麻麻札札的蛮结实,不像塘栖的那么光溜那么松软,吃在嘴里酸浸浸更加不像蜜糖了。同住的姑娘先生们都有点果子癖,不论好歹只是吃。我却不然,虽橘子在诸果实中我最喜欢吃,也还是比他们不上,也还是不行。这也有点可气,倒不如干脆写我的“打橘子”,至于吃来啥味道,我不说!——活像我从来没吃过橘子似的。

当已凄清尚未寒冽的深秋,树头橘实渐渐黄了。这一半黄

① 阑干,同栏杆。

的橘子，便是在那边贴标语“快来吃”。我们拿着细竹竿去打橘子，仰着头在绿荫里希里霍六一阵，扑秃扑秃的已有两三个下来了。红的，黄的，红黄的，青的，一半青一半黄的，大的，小的，微圆的，甚扁的，带叶儿的，带把儿的，什么不带的，一跌就破的，跌而不破的，全都有，全都有，好的时候分来吃，不好的时候抢来吃，再不然夺来吃。抢，抢自地下，夺，夺自手中，故吃橘而夺，夺斯下矣。有时自己没去打，看见别人手里忽然有了橘子，走过去不问情由地说声“我吃！”分他个半只，甚而至于几瓢也是好的，这是讨来吃。

说得起劲，早已忘了那平台了。不是说过小平台阑干外，护以橘叶吗？然则谁要吃橘子伸手可矣，似乎当说抓橘子才对，夫何打之有？“然而不然”。无论如何，花园畸角的橘子总非一击不可。即以方天井而论，亦只紧靠阑干的几枝可采，稍远就够不着，愈远愈够不着了。况且近阑干的橘子总是寥落可怜，其原因不明。大概有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相传如此。

打橘有道，轻则不掉，重则要破。有时候明明打下来了，却不知落在何方，或者仍在树的枝叶间，如此之类弄得我们伸伸头猫猫腰，上边寻下边找，虽觉麻烦，亦可笑乐。若只举竿一击，便永远恰好落在手底心里，岂不也有点无聊吗！

然而用竿子打，究竟太不准确。往往看去很分明地一只通红的橘子在一不高不矮的所在，但竿子打去偏偏不是，再打依然不是，橘叶倒狼藉满地，必狂捣一阵而后掉下来。掉下来的又必是破破烂烂的家伙，与我们的通通红的小橘子的期待已差得太多。不知谁想的好法子，在竿梢绕一长长的铅丝圈，只要看得准，捏得稳，兜住它往下一拉，要吃那个橘子便准有那个橘子可吃，从心之所欲，按图而索骥，不至于残及池鱼，张冠

李戴了。但是拉来吃,每每会连枝带叶地下来,对于橘子树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哩。

有这么多的吃法,你们不要以为那儿的橘子尽被我们几个人吃完了。鸟雀们先吃,劳工们再吃,等我们来抓来拉,已经是残羹冷炙了。所以铺张其词来耽误读者救国的工夫,自己也觉得不很讨俏,脸上无光。但是恕我更不客气地说,这儿所记的往事只为着与它有缘的人写的,并不想会有这种好运气可夹入革命文学的队伍。若万一有人居然从这蹩脚的文词里猜着了梦吃的心一分二分,甚而至于还觉着“这也有点味儿”,这于我不消说是“意表之外”的收获。其在天之涯乎?其在海之角乎?咫尺之间乎?又谁能知道!

老实说,打橘子及其前后这一段短短的生涯,恰是我的青春的潮热和儿童味的错综,一面儿时的心境隐约地回旋,却又杂以无可奈何的凄清之感。惟其如此,不得不郑重丁宁地致我的敝帚千金之爱惜,即使世间回响寂寞已万分。

拉拉扯扯吃着橘子,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三个年头,我自己南北东西的跑来跑去,更觉过得好快,快得莫名。移住湖楼不多久,几年苟且安居的江浙老百姓在黄渡浏河间开始听见炮声了。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们去后,房主人又不来,听它空关着。六一泉的几十局象棋,雷峰塔的几卷残经,不但轻轻松松地把残夏消磨个干净,即秋容也渐渐老大了。只听得杭州城内纷纷搬家到上海,天气渐冷,游人顿稀,湖山寂寂都困着觉。一天,我进城去偶过旧居,信步徘徊而入,看门的老儿,大家叫他“老太公”的,居然还认得我。正房一带都已封锁,只从花园里趑进去,亭台池馆荒落不必说,只隔得半年已经有点陌生了。还走上楼梯,转过平台,看对面的高楼偏南的上房都是我住过的,

窗户紧闭着。眼下觉得怪熟的，满树离离的红橘子。

再打它一两个罢！但是竹竿呢，铅丝呢？况且方天井虽近在眼底，但通那边的门儿深锁，橘子即打下也没处去找。我躊躇四顾，除了跟着来的老迈龙钟的老太公，便是我自己的影子，觉得一无可说的。歇了一歇，走近阑干，勉强够着了一只橘子，捏在手中低头一看，红圆可爱，还带着小小的翠叶短短的把。我揣着它，照样慢慢的踱出来，回到俞楼，好好的摆在书桌上。

原来满抵桩^①带回来给大家看，给大家讲的，可是H君其时已病了，他始终没有看见这一只橘子。匆忙凄苦之间，更有谁来慢慢的听我那《寻梦》的曲儿呢。该橘子久查无下落，大概是被我一人吃了，也只当是丢了吧。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从此也没有再去过了。

到北京又是四年，江南的丹橘应该长得更大了。打橘子的人当然也是一样，各人奔着各人的道儿，都忙忙碌碌地赶着中年的生活去，不知道还想得起这回事吗？如果真想得起，又想出些什么来呢？若说我自己，于几天懒睡之后，总算写了这一篇，自己看看实在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也只好就这样麻麻胡胡的交了卷。

① 抵桩：准备，打算的意思。

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

这是鸟的故事。鸟儿自应有它的类名,只是我不知道。看他们翠羽红襟,其西洋之“红襟”乎?否乎?也不知道。

也不知怎的,忽然玩儿起鸟来。大约喜欢躺着的缘故罢?闭了眼听鸟声喳喳,仿佛身在大花园里,又像是在山林里。于是从荐桥再往西拐弯的地方,买来小鸟一双。

并不是一起来的,先来的一只,在小小方笼里盛着,我们怕“她”寂寞,第二天又从原地方找了个“他”来,又换了一个较大的圆笼儿。先来的她我们叫稚翠,后来的他叫知恋。

他俩都是红黄的胸脯,以下呈淡青色,自头迄尾覆以暗翠的羽毛,略近墨绿,红喙黄爪,翅边亦红,长约三寸许,稚翠大约比她的情人还要苗条些。(以上是参照莹环当日所画记下的。)声音虽不及芙蓉鸟、竹叶青那么好听,而小语聒碎得可怜,于风光晴美时,支起玻璃窗,把一短竹竿挑起笼儿,斜挂檐前。迟迟的春日渐上了对面的粉墙,房枕悄然虚静,或闲谈,或闲卧,或看环作画,忽然一片吉力刮辣的小声音岔断我们的话头,原来他俩正在笼子里打架。

也有时把它挂在花园里白碧桃枝头,到傍晚方搬回房里的方桌上。黄黄的灯影里,我们最爱看他俩的睡态。脖子缩进去,嘴也揣着,羽毛微微振耸,整个儿只见毛绒绒圆丢丢的一

团，分不出哪儿是哪儿；若他俩傍着挨着而入睡，并且也分不出谁是谁来。偶然因语笑的喧哗，小鸟儿把毛衣一抖，脖子伸伸，困斯懵懂的眼睛回个几回，看看这儿，看看那儿，似惊似怯，渐渐又跟着夜的清寂，蜷头曲脚地入睡了。我们很不忍屡次去搅他们，所以有人走过去看，必定连声叮咛：“不要闹！轻点！”就寝以前，我们还要悄悄掩过去，偷看个两回三回。

清晨是鸟儿的佳节，枕上朦胧间，第一听得他俩的轻言细语，虽然不会把我们吓醒，却于将醒未醒时在耳边絮着：“可以起来了！可以起来了！”如此很快的一天，又上灯了，又要睡了。一天又一天，大约只过了一个月，至多两个多月罢。

读者们如讲究所谓文章伏脉的，从上面早已瞥见悲哀的痕迹了。短竹竿挑起笼儿，从窗外伸出去，不会滑下来吗？是的，会滑下来，而且已经滑下来了！谁闯下的祸？据今日环说又像是我。谁知道。说我就是我罢，——又好像笼子自己滑溜下来的。也没有人能够的确知道。

惭愧我的记忆力脆薄如斯（我从小记性就坏得不堪），笔力柔弱如彼，描不出当时他们被惊的容色和稚翠独自耽着创伤的惨况。羽毛披散，眼睛瞪直，可怜小鸟儿吓得成什么似的，而且瑟瑟的抖，大约用齧棘战栗等一二十字也还不够形容的。从此我们的稚翠竟变成蹊脚的稚翠了。

她蹲在笼底，腿弯里折成钝角，再无矫捷轻盈的希望了。我们自此只谨谨慎慎地守着她，好容易过了些时候，腿创渐平，居然重上竿头，可以小步了，虽然有点一拐一拐的。我们一天看她几回，倒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慰。还会再好些罢？知恋君也会高兴罢？我们更作进一步的傻想。

——想望之在人间世，其命运的畸零又何其可叹呢！人人